

关于命运的鸡汤

□晓坡

马基雅维里说,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。

微信公众号订得多,一不小心,就被名人的鸡汤泼到。比如这一句,是个读研的丫头,拿着手机读给我听的。

她正在准备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,满心忧虑,一口气给我讲了几个故事,情节都跟论文有关。

有位读农林的研究生,培育了几棵新品种果树。每日浇水施肥,小心伺候,记录它们的变化。正在写毕业论文时,那片小树突然被人连根偷挖走了。那篇耗尽心血的论文,变成了无本之木。

还有一位,金融专业的研究生,论题是英镑与欧元关系的预测,已经写了大半。可英国人民发神经,一个不爽,就宣布脱欧了。万能的导师也没办法,苦笑说,看来题目得改啊。

另一个研究生,遭遇就更匪夷所思了。他读的是天文专业,在研究一颗小行星。某夜,他发现,一直观察着的那颗行星被撞毁啦,而且消失得毫无痕迹。真是欲哭无泪!那几棵树苗被偷,可以骂小偷。行星没了,骂谁去?

无法预测的事,在年轻时碰上,会显得特别无助。一般说来,20岁至30岁,确实是人生最难熬的阶段。

这丫头作惊魂未定状,拍着胸脯说,幸亏啊幸亏,我研究的只是历史,那都已经发生过,变不了的。

能从别人的悲惨中找到自己的幸运,这种心态,也算健康吧。

马基雅维里关于命运的这句话,我在《君主论》第25章找到了出处。原话是:“我确实认为是这样:迅猛胜于小心谨慎,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,你想要压倒她,就必须打她,冲击她。人们可以看到,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,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。因此,正如女子一样,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,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,但是比较凶猛,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。”这一章的题目叫“论命运对人事的影响,兼论如何可以反抗命运”。马老师的原意,也不是简单讲可以战胜命运,他说的是:“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,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。”

在中国,无论是算命先生还是哲学家,对命、运二字,是分开解释的。冯友兰就指出过:“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,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。”他阐释说,你中了彩票,那是你今年的“运”好,但是“命”好还是不好,尚不可知。冯老师说,“命运”的定义,就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。照定义讲,“命运”是不可战胜的,否则就不成其为“命运”。

所以,那丫头讲的故事,都是“运”而已,还谈不上“命运”。不过,依我的阅历,当“运”特别好的时候,要高度警惕,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命好,关键看素养和修为。在这个阶段,一不小心,“运”就会急转直下,连累到“命”。

前些年,有个发达的前同事,

建了座大型休闲中心。我和几个朋友受邀一聚。餐桌上,老同事财气纵横,指点江山。后来,他聊到豪华包间的200多个门,前些日子,因为消防验收不合格,全部拆掉重做。投资上亿的项目,那些重做的木头门,当然占比不大,所以,他笑笑:“重做就重做吧,小事。”但朋友们出了餐厅,都隐隐不安,这么大的项目,如果连个门都搞不定,似乎不是好兆头。事实确实如此,老同事风光了一阵之后,卷进了官司,入狱又出狱,最后郁郁而终。

马基雅维里说:“我把命运比作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,当它怒吼的时候,淹没原野,拔树毁屋,把土地搬家;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,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,毫无能力抗拒它。事情尽管如此,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:当天气好的时候,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,使将来水涨的时候,顺河道宣泄,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。”

我的那个老同事,是有过机会的。但可惜,修为不够,横冲直撞,最终把“运”转成了“命”。

我住的小区的隔壁大厦顶层,每到傍晚时分,电子屏上就闪烁着几个字:“小额无抵押贷款”。那个电子屏放映挺讲究的,小额、无抵押、贷款三个词,分别闪烁着放大一次,再合体为一句。我看了,总是惕然而惊。这似乎是一个象征,每个词都在诱你入陷阱。这里头,想来有不少人都以为,借一点周济,也许就可以翻个本,转了运;但末了,一时的运,都成了一辈子的命。所以,大事当前,你最好弄清,这是运,还是命?

顾城说,命运不是风来回吹,命运是大地,走到哪里你都在命中。

《徒然草》里,讲过一个棋坛高手的故事。人家向他请教获胜之法,他说:“走子不求胜而求不败。先想到某种下法最易输掉,然后弃用它。每下一着,都要从缓败的角度考虑。”

在命运面前,还是悲观一点、保守一点才对。据说,钟表在最后坏掉之前,往往走得特别快,这是要尽快了结自己吧。

把孩子们解脱出来。父亲把我们召集起来开诚布公对我们说了自己的想法,然后说:“我找老伴甭管别人怎么说,你们几个得支持我。你们过你们的日子,我过我的,不给你们添乱。”我们一听犹如晴天霹雳,母亲刚过“百日”忌辰,父亲就开始张罗找老伴,不管是什么理由都难以接受。我们姊妹六人纷纷表示,找老伴不急,过几年再说,现在轮流陪护他也不错。

父亲撂下一句:老年人再婚受法律保护,子女不得干涉。阔步走了。我们都知道父亲的脾气,知道劝也没用,只好委托大姐和三姐跟踪父亲,给他说话,使绊子,用我们的方言说就是“打破头血”。

大姐和三姐跟踪了几次,给父亲“打破头血”几次,父亲不恼不怒,只每每长叹一口气,沉默不语。足智多谋的父亲将“相亲”转入地下,终于有一天昭告我们:周末来家一起吃个饭吧,和他的新老伴见见面。那顿饭最终只有我和大姐去了。是个黑瘦的老太太,慈眉善目,不多言不多语,举手投足间有我们去世的母亲影子。木已成舟,我们姊妹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。毕竟,父亲不光是为他自己考虑,也是为了不拖累我们。

世事如白云苍狗,时光似白驹过隙。一晃,父亲和新老伴一起生活七年了。七年里父亲改变了许多,学会了铺床叠被,学会了做饭洗衣服。每到清明节和母亲的忌日,父亲总是做好母亲曾经给他做过的饭菜,趁热端到村西母亲的坟上,默默守望。只是,无人知道,那饭菜是不是和母亲做的一个味道。

大师与普通人的牙齿

□王太生

牙齿对一个人来说,是颜面。颜面,颜值与门面。在人们的想象中,大师的牙齿洁白而整齐,尤其是人文大儒,演说或者讲学,嘴唇闭合之间,闪烁着健康而智慧的生命光泽。

在人才济济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中,韩愈可以说是大师中的大师,但他牙齿不好,甚至可以说是很糟糕,45岁牙齿就掉得差不多了,他曾写诗《落齿》:“去年落一牙,今年落一齿。俄然落六七,落势殊未已……”诗中,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,今年又落了一个,不久便接二连三地落了六七个,看来是止不住的架势。

在《赠刘师服》中,老韩羡慕朋友有一好牙,“羨君牙齿牢且洁,大肉硬饼如刀截。”朋友啊,你的牙齿怎么这么好呢?肥美而带韧劲的牛羊肉,坚脆却味美的硬饼子,在嘴中如刀片般消削打磨。

看来,韩愈做一个唐朝的吃货根本不行,只能为文写诗。

我也想念丢落的普通牙齿。人到中年以后,我发现,我的牙齿日渐稀少,左上颌少两颗,右下颌缺三颗。我都不知道,平时我的那些牙齿是在哪儿丢的?

婴儿刚生下来,大约在六个月,下腭开始爆出一粒米粒大的小牙。那些坚硬的钙,支持着牙的生长,为日后漫长岁月,一个男人或女人,消磨那些或精致或粗糙的食物,维持生命的进食机能。

大约在6岁,乳牙换恒牙。十三四岁时,我的一颗上牙松动了,吃东西不方便,松动的牙齿,在嘴里浮了好几天,终于在那天晚上,乳牙从口腔里突然脱落。外祖母看到了,叮嘱把掉下的牙扔到屋顶上——不知道是祈望它重新生长,还是为一颗牙齿送行?

恒牙脱落,记得是在20岁时,在离某个县城不远处公路旁的小饭店。那次,一个做生意的人要请我吃饭。在那家小饭店,我们一边喝酒,一边开心地聊天,一不小心,嘎巴一声,掉了一颗牙。

他乡的水,也能脱落我的牙齿。我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,喝异乡的水,感觉牙齿有些被侵蚀,我的牙齿又不是石灰岩,遇到不同矿物质的水怎么会被侵蚀呢?在他乡,我掉落了一颗牙齿,算是我去过那地方留下的纪念。

以前,我认识的一个人,年少时性刚烈,喜欢打斗。谈恋爱时,女友夸他牙齿长得洁白整齐,没有抽烟男人在牙缝里留下的黑褐色烟渍。婚后,他漂亮的媳妇有一次早晨起床洗漱,发现盥洗台上有个什么怪异的东。拎到手里一看,惊得嗷嗷大叫。哇,是一副烤瓷假牙!

我的牙齿都是怎么丢的?记不清了。大概是在快乐时光里丢的,只有在快乐的时候,许多事情印象变得模糊。

好胃口,要有好牙齿。牙齿不好的人,经常喝粥,清心寡欲。牙齿也有情感流露与表达的功能,如爱得牙痒痒,恨得咬牙切齿。

一个人一生中究竟要消耗多少食物?咀嚼的功能到底有多强大?无论是大师还是普通人,对物质的追求和精神的满足感,是无止境的。在愿望没有实现、灰心懊恼时,或许会安慰自己:你的胃口有多大?你又不比别人多几颗牙齿。



父亲的婚事

□贺宽叶

父亲又相亲去了。

大姐和三姐暗暗尾随着父亲,远远看见父亲进了一个小区,再也看不见他的影儿。

大姐和三姐在小区里转悠了一圈,最后在小区角落的紫藤花架旁看见了父亲。父亲正在和一位年龄相仿的胖阿姨说话,谦卑又恭顺的样子。大姐和三姐快步闯了过去,连珠炮般说:“爹,你半天怎么跑这里来了?你心脏不好得按时吃药,出门也得和我们说一声。”胖阿姨错愕地喃喃道:“哦,心脏不好啊,还是赶紧回家吃药吧。”转身走开了。父亲还要解释争辩,大姐和三姐架着他的胳膊快步出了小区。父亲叹道:“你俩这是给我败事啊,我哪里有心脏病了?”大姐说:“现在找老伴不是时候,过几年再说吧。”

可怜的父亲,平生第一次见到紫藤,还没看清楚开的什么花儿就让女儿匆匆带走了。

母亲春节前一个月去世后,父亲随即害了一场大病,在医院监护室治疗了一周才脱离危险。父母亲相濡以沫五十载,一夕间母亲在父亲怀抱里撒手人寰,父亲的伤痛可想而知。母亲离去后的一段时间,大姐抛下牙牙学语的孙子,从城里跑来陪护父亲,父亲让大姐把火炉生得旺旺的,每顿做三个人的饭,仿佛母亲只是出了远门,随时会回来。

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,团圆饭凉得格外快,缺滋少味,电视也没开,多年习惯看的春晚也没人提起。不大的三个房间,空空落落。原来,母亲没了,家就空了。姊妹们抛下家务和各自的工作轮

流陪护着风烛残年的父亲。父亲幼年丧父,如今老来丧妻,人生的莫大不幸都降临到了他的头上。

父亲曾经有过在村里人看来辉煌的过去:父亲是军医,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,转业到地方以后白手起家创立了几个山区卫生院。父亲从军队带下来的工资比县长的还要高,周末吃罐头喝白兰地,经常接济同事和病人。三年饥荒时父亲自愿返乡支援农村建设,担任了多年村里的书记,后来重操旧业一直做乡村医生。在村里父亲一直是“有用”的人,每天不得闲。但是在家里,父亲却是个“没用”的人,衣来伸手饭来张口,油瓶倒了不知道扶,都是母亲多年惯出来的。

最后还是父亲打开了电视,说:“日子还得过啊,咱看看晚会吧。过了年,你们都甭来陪我了,我自己能照顾自己,不能成了废人,我还有用。”春晚里刚好是王菲的《传奇》:想你时你在脑海,想你时你心田间,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,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。父亲掩面去了外间。我赶紧换了台,可是,每个台都在转播春晚。

春节过后大姐把父亲接到了城里自己的家里,给父亲洗衣做饭,照顾父亲的起居。父亲极其不自然,总是一遍一遍嘟囔:“我还有用,我不能整天就是吃喝拉撒。”可是,七十多岁的人了,出个门孩子们也不放心啊。后来,父亲终于自己琢磨出来:人老了,不给孩子增加负担就是最大的用处。

父亲拿出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,立刻去婚姻介绍所登记了信息,他想找一个老伴,开始新生活,